

“中国式过马路” 别光指责人而忽视了马路

专家支持:张志刚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

专家调查档案

目前,有网友发微博调侃闯红灯现象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条微博引起了社会关注。一时间,对于“中国式过马路”中透露出的从众心理,人们议论纷纷。当大多数人都将问题的症结聚焦在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时,另一个对人们产生心理影响的因素似乎被忽视了,那就是“社会控制”。

【事件回放】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每一个信号周期,至少有四五个人闯红灯,而且闯红灯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先是大家都在耐心等红灯,但只要有一个人往路口向前靠一下,后面的人也会跟着过来,有一个人试着闯红灯过街,后面总有二三个人跟着过去。一个红灯下来,平均要有四五个人闯过来。(来源:《现代快报》)



社会控制对个人行为影响大

有点年纪的上海人想必都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没有地铁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人们出行主要靠的是公共汽车。上下班高峰时间的公共汽车总是异常拥挤。已经关上车门,启动发动机要离开车站的汽车上,往往还会有人扒着车门不放。排队等车的秩序也并不太好,每到一站,车没停稳,等车的人就蜂拥而上,那些青壮年乘客仗着人高马大,把老人、妇女、孩子挤到一边,自己抢先上车占座位。当时的报纸上,也曾对这些不文

明的行为做出批评报道。张志刚甚至在美国看到过美国的报纸上,刊登着上海人挤公交车的不文明照片。那照片下面配的文章自然是取笑上海的。

30多年过去了,而今的上海,人们出行可选择的交通工具多了。再看看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往昔的拥挤和混乱,乘客们上车、下车都井然有序。很多时候,一上车就能有空位。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国的张志刚对比这30年的变化时感叹地说:

文明的环境让人“不可能不文明”

“大家纷纷批评闯红灯的人的从众心理,这是聚焦在个人控制的部分。而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要关注到社会控制的部分。比较完整地、全面地来看这个现象,才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听张志刚讲课的人中,除了大学生、心理专业从业者,还有政府官员。张志刚在课堂上经

常会给大家看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过马路的照片。“如果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并且注意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真正文明的环境,会使人没有必要不文明、不可能不文明。”

张志刚解释说,以过马路为例,很多欧美国家在十字路口都设置了按钮,没有汽车通过而

从自己做起、多关注马路更能有效解决问题

在张志刚看来,要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创建一个文明的环境。“在一些领域,政府已经开始购买专业服务,这是很好的方式。遇到问题,购买服务,让专业的人去研究科学的解决方案。而非动辄就靠思想教育来处理问题。”

对比国外的状况,张志刚表示,如果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车行、人行分开,比如建造天桥或者地下通道,会有助于创造一个“不可能闯红灯”的环境。而对现有的马路做细致的

调研,看看哪些路口无车通过的红灯时间比较长,可以考虑装上按钮,让行人在无车通过的时候,可以自行选择绿灯。一个小小的按钮,会让闯红灯的不文明行为变得“不必要”。

“如果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说文明的环境,那谁会愿意去做不文明的行为呢?”张志刚说。心理学中有一个基本命题“人是环境的人”,社会控制的程度提高,个人控制的素质也会随着提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然,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提高对自己行为

“现在上海的公交车和纽约的差不多了。”

举出这个在我们身边的变化,张志刚想说的是,当大家都把聚焦的点落在那些过马路的人身上的时候,却忽略了马路的状况。

早在1961年,心理学家领域的专家沙茨曾经说过一句引起学界争论的话:“一个人出了问题,与其说是这个人的失败,还不如说是这个人所身处的社会的失败。”在今天,学界已经不再争论沙茨的这个说法,大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人的行为特点往往反映出的是社会的控制和个人的控制两方面的状况。这两者不是对立的。其中,社会控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相对更大。

交通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行人可以自己按下按钮,交通信号灯会随之由红灯跳成绿灯。“我是非常注重时间的人,在欧美国家出差时,在马路边,那个绿灯就经常是我自己按出来的。有了这样的设置,行人就没有必要闯红灯,没有必要做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还有一些地方则是让人“不可能不文明”——有的地方是公路桥,红灯亮的时候,桥会升起,让桥下的大船通过。这个时候,就算想要闯红灯也是不可能的。

的约束力也是必要的。

张志刚同时提醒,媒体、微博上的网友不要太多地指责那些闯红灯的人没素养。“这些聚焦在个人身上的指责会让他们产生自责、羞耻的心理,要知道,羞耻是最具有伤害性的负能量。现在都在提倡营造积极的社会心态,引导正能量,在‘中国式过马路’这个问题上,希望大家不要光盯着那些闯红灯的人,同时,也多关注马路,更多地为建设一个文明的环境出谋划策。”

(据《新民晚报》)

时 光 心 语

自由 是教养的源头

楼里有个孩子,他妈妈是被当做模范家长请到学校介绍经验过的。据说把孩子教育得很好,一招一式都有讲究。

只是觉得孩子的神情很不愉快。这不是错觉。常常在楼道里、电梯间遇到的,每次这孩子都咕噜着嘴,神情阴郁。没有一次例外。孩子那时才念小学,这么不开心,也很罕见的。

每次遇到,他总是像没看到我们一样,保持他那冷漠的不愉快的神情。这时候,他妈妈一定会说:“叫叔叔阿姨啊!”

那孩子就飞快地不情愿地叫声:“叔叔好!阿姨好!”然后迅速回到他原来的壳里面。

哪怕是在楼道里擦肩而过,他妈妈也一定要求他喊人,这孩子就仓促地咧一下嘴,“叔叔好!阿姨好!”我们未及回答,人已经走过了。

那种感觉不是太好,虽然是被人问好。说心里话,我宁愿他视而不见,也并不希望得到这样别扭的不情愿的问候。

多数父母都很在意培养孩子文明礼貌的习惯,比如,“要喊人”。希望孩子拥有人际礼仪,出发点没有错,但是,任何好的出发点、好的初衷,一旦加上了强迫压制的色彩,就统统变味了。那样建立起的文明礼貌习惯,也因为缺乏真诚而让人窘迫。

我相信这个孩子因为有个擅长教育的妈妈,一定在各个方面都被严格要求。学习成绩要好,在校表现要好,课余还要上很多辅导班,他已经被强制的规矩套得喘不过气来了,他的心灵都没有呼吸的余地了,你怎么可能让他拿出真诚的笑容和陌生邻居打招呼?

妈妈要求的礼仪此时不过是众多规矩中的一种,我猜他因为反感这规矩,也反感被迫要问好的人了。

我们希望孩子对他人表达出热情与善意,我们不希望孩子畏缩而冷漠,但仅仅依赖于“要喊人”这么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结局一定是南辕北辙。教养和礼貌看似是外在形式,其源头依然是内心的感受力。如果孩子的心力已被压榨到极致,他对自身的生活已经疲于应付,无暇亦无意去关注外面的世界,他又从哪儿去自发地生出对他人的好感善意?心灵的源泉干涸了,真诚的情意未能滋生,此时被迫交付的礼貌只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外壳,硬邦邦,冷冰冰,自然让人不适。

人只有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下才能自如发展,包括发展出礼貌和教养。

(章红)

